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四回 設計去姑易 買舟送父難

哀哀我母生我軀，乳哺鞠育勞且劬。 兒戚母亦戚，兒愉母亦愉。
輕暖適兒體，肥甘令兒腴。
室家已遂丈夫志，白髮蒙頭親老矣。
沉復昵妻言，逆親意。
帷薄情恩體比濃，膝前孺慕搏沙似。
曾如市井屠沽兒，此身離裡心不離。
肯耽床前一時樂，釀就終天無限悲。
老母高堂去復還，紅顏棄擲如等閒。
蒸黎何必羨曾子，似此高風未易攀。

古雲：「孝衰妻子。」又道：「肯把待妻子的心待父母，便是孝子。」因人無妻時，只與得父母朝夕相依，自然情在父母上。及至一有妻，或是愛她的色，喜她的才，溺她的情，不免分了念頭。況且娶著一個賢婦，饑寒服食，昏定晨省，兒子管不到處，她還管□□□□（到。若遇那）不賢婦人，或是恃家中富貴，驕傲公姑；□□□□（或是勤吃）懶做，與公姑不合；或鄙畜愛小，嫌憎公姑費她供養；或妄嫌惡小姑小叔，疑心公姑護短偏愛，無日不向丈夫耳根聒gū絮；或到公姑不堪，至於呵斥，一發向丈夫枕邊悲啼訴說。那有主意的男子，只當風過耳邊，還把道理去責她，道：「沒有個不是的父母，縱使公姑有些過錯，也要逆來順受。」也可漸漸化轉婦人。若是耳略軟，動了一點憐惜的念頭，日新月累，浸潤膚受齊來，也不免把愛父母稍懈。還有平日原怕她強悍，恐怕拂了她，致她尋了些短見，惹禍不小，便趁口說兩句，這婦人越長了志了。不知夫妻原當恩愛，豈可到了反目仇讎？但祭仲妻道：「人盡夫耳，父一而已。」難道不可說「人盡妻也；母一而已」？還要是男子有主持。若是大家恐壞了體面，做官怕壞了官箴，沒奈何就中遮掩，越縱了婦人的志，終失了父母的心。倒不如一個庸人，卻有直行其是的。

這事在姑蘇一個孝子。這孝子姓周名於倫，人都教他做「周舍」。他父親是周楫。母親盛氏。他積祖在閶門外橋邊開一個大酒坊，做造上京三白、狀元紅、蓮花白各色酒漿。橋是蘇州第一洪，上京船隻必由之路，生意且是興。不料隆慶年間他父親病歿了。有個姊兒叫做小姑。他父親在日曾許吳江張三舍。因周楫病歿，張家做荒親娶了去，只剩他母子兩身相倚，四目相顧。

盛氏因他無父，極其愛惜，揀好的與他穿，尋好的與他吃，叫他讀書爭氣。那周於倫卻也極依著教訓，也極管顧母親。喜的家道舊是殷實，雖沒個人支持，店面生意不似先時，胡亂改做了辣酒店，也支得日子過。到了十五六歲，周於倫便丟了書，來撐支舊業，做人乖巧和氣，也就漸漸復起父業來。

母親也巴不得他成房立戶，為他尋親。尋了一個南濠開南貨店錢望濠女兒，叫做掌珠，生得且是嬌媚。一進門，獨兒媳婦，盛氏把她珍寶相似。便也兩夫妻年紀小，極和睦。

周於倫對她道：「我母親少年守寡，守我長成，一個姊姊又嫁隔縣，妳雖媳婦，就是女兒一般。要早晚孝順她，不要違拗。」掌珠聽了，便也依他。

只掌珠是早年喪母的，失於訓教。家中父親溺愛，任她吃用，走東家，闖西家，張親娘，李大姐，白話慣的。一到周家，盛氏自丈夫歿後，道來路少，也便省吃儉用，鄰舍也不來往，掌珠吃也就不得像意。指望家中拿來。家中晚娘也便不甚照管。要與丈夫閒話，他也清晨就在店中，直到晚方得閒，如何有工夫與他說笑？看他甚是難過。

過了幾月，與丈夫的情誼淡洽了，也漸漸說，我家中像意，如今要想什飲食，都不得到口。希圖丈夫的背地買些與她。那周於倫如何肯？就有時買些飲食，畢竟要選好的與母親，然後夫妻方吃。掌珠終是不快。

似此半年，適值盛氏到吳江探望女兒，周於倫又在外做生意，意思待要與這些鄰人說一說兒。卻又聽得後門外內眷且是說笑得熱鬧，便開了後門張一張。不料早被左鄰一個楊三嫂見了，道：「周家親娘，妳是難得見的。老親娘不在，妳便出來話一話。」

掌珠便只就自己門前與這些鄰人相見：一個是慣忤逆公婆的李二娘；一個是慣走街做媒做保的徐親娘；一個是慣打罵家公的楊三嫂，都不是好人！故此盛氏不與往來。那李二娘一見便道：「向日楊親娘說周親娘標緻，果然標緻得勢！哪不肯走出來白話一白話？」

楊三嫂道：「老親娘原是個獨柱門的，親娘也要學樣？只是妳還不曾見親娘初嫁來時，如今也清減了些。」

李二娘道：「瘦女兒，胖媳婦，哪倒瘦了？難道嫁家公會弄瘦人？」

楊三嫂道：「看這樣花枝般個親娘，周舍料是恩愛，想是老親娘有些難為人事。」

只見徐婆道：「這老娘極是瑣碎。不肯穿，不肯吃，終日絮聒到晚。如今是他們夫妻世界，做什惡人！」掌珠只見微笑，不做聲。

忽聽得丈夫在外邊叫什事，慌忙關了門進去。

自此以後，時時偷閒與這些人說白。今日這家拿出茶來，明日那家拿出點心來；今日這家送什點心來，明日那家送什果子來；掌珠也只得身邊拿些梯己錢，不敢叫家中小廝阿壽，僅央及楊三嫂兒子長孫，或是徐媒婆家小廝來定買些什果子點心回答。又多與買的長孫、來定些，這兩個都肯為她走動。遇著李二嫂，只是說些公婆不好，也賣弄自家不怕忤逆她光景。楊三嫂只說自己鉗制家公，家公怕她的模樣。徐媒婆只是和子，時常說些趣話兒取笑。她三人似此熱鬧半個月。周於倫只顧外面生意，何嘗得知？

不期盛氏已從女兒家回來。說為女兒病了急心疼，在那廂看她，多住了幾日。掌珠因婆婆來，也便不敢出門。這些女伴知她婆婆撒古，也不來邀她。每日做著事時，聽她們說笑，心裡好不癢癢的！沒奈何乘早起，或盛氏在樓上時，略偷閒與這些鄰人說說兒，早已為這些人挑撥，待盛氏也有幾分懈怠，待丈夫也漸漸放出些凌駕。

常乘周於倫與她歡笑時節，便假公濟私道：「你每日辛苦，也該買些什將息。如今買來的只夠供養阿婆，不得輪到你，怕淘壞了身子。」

那周於倫極知道理，道：「一日所賺能得多少？省縮還是做人家方法。便是飲食上，我們原該省口與婆婆。常言道，她的日子短，我們的日子長。」

或有時裝出愁苦的模樣，道：「婆婆難服事。」

周於倫道：「只是小心，有什難服事？」若再說些婆婆不好，於倫便嗔惱起來。掌珠只得含忍，只好向這些鄰舍道他母子不好罷了。

忽一日，盛氏對著周於倫道：「先時你爹生意興時，曾攢下銀子八九十兩。我當時因你小，不敢出手；如今不若拿出去經商，又可生些利息。」

周於倫道：「家中酒店盡可過活，怎捨著母親，又去做客？」

盛氏道：「我只為你。我與媳婦守著這酒店。你在外邊營運，兩邊掙可望家道殷實。」

掌珠聽了甚是不快，道：「成了田頭，失了地頭。外邊去趁錢不知何如，家中兩個女人怕支不來。」盛氏不言語，意似佛然。

周於倫道：「既是母親吩咐，我自出去。家中酒店妳便撐持，不可勞動母親。我只揀近處可做生意做，不一二月便回來看家中

便是。」與人商量，道買了當中衣服在各村鎮貨賣，只要眼力，買得著，賣時也有加五錢。便去城隍廟求了一籤。道「上吉」，便將銀子當中去斜了幾主，收拾起身。

臨行時，掌珠甚是不快活。周於倫再三安慰，叫她用心照管母親，撐支店面，拜辭母親去了。

店中喜得掌珠小時便在南貨店中立慣了，又是會打吱喳的人，也不臉紅。銅錢極是好看，只有銀子到難看處，盛氏來相幫，不至失眠。且又人上見她生得好個兒，故意要來打牙擦嘴，生意越興。

但是掌珠終是不老辣，有那臭吝的纏不過，也便讓他兩釐，也便與他搭用一二文低錢或是低銀。有那臉涎的，播不過，也便添他些。盛氏道她手鬆，做人情，時時絮聒她。又有楊家長孫與徐家來定來買時，她又不與論量，多與他些。

又被盛氏看見，道：「若是來買的都是鄰舍，本錢都要折與他。」每日也瑣碎這等數次。況且每日不過是一兩個錢小菜過一日，比周於倫在家時更酸澀，又為生意上添了許多參差。

只見一日，盛氏身子不快，睡在樓上，掌珠獨自管店。想起丈夫不在，一身已是寂寞，又與婆婆不投，心中又加悒悒。正斜靠在銀櫃上悶悶的，急抬頭見徐親娘走過，掌珠便把手招。那徐婆走到櫃外，便張那邊布簾內。掌珠把手向上一指，道：「病在樓上，坐坐不妨。」

徐婆道：「喜得親娘管店，個個道妳做人氣，生意比周舍時更興。」

掌珠歎口氣道：「還只不中婆婆的意。」

徐婆便合著掌道：「佛爺！一個外邊掙，一個家中掙，供養著她，還得福不知。似我東走西走，做媒賣貨，養著我兒子媳婦，還只恨少長沒短不快活哩！虧妳，虧妳！」掌珠便將店中好酒斟上一甌，送與徐婆，道：「沒人煮茶，當茶罷。」

徐婆吃了，道：「多謝！改日再來望妳。常言道：『且守』，倘這一病歿了，妳便出頭了。」

掌珠道：「這病不妨事。」徐婆自作謝去了。這邊掌珠也便有個巴不得(婆婆)死的光景，湯水也便不甚接濟。謊說道：店中生意丟不得，盛氏也無奈何她。虧得不是什重病，四五日好了。只是病後的人越發兜搭，兩下幾乎像個仇家。

過了兩月，果然周於倫回家，獲有四五分錢，盛氏好不歡喜。到晚，掌珠先在枕邊告一個下馬狀，道自己出頭露面辛苦：「又要撐店，又要服事婆婆。生意她去做著，就把人趕走了，虧我兜兜得來，又十主九憎嫌。」氣苦萬狀。

周於倫道：「她做生意扣緊些，也是做家的心。服事家中少人，妳也推不去，凡事只忍耐些。如今我做了這生意，也便丟不得手。前次剩下幾件衣服須要賣去。如今我在這行中也會拆拽，比如小袖道袍，把擺拆出裱，依然時樣，短小道袍便改女襖。袖也有得裱。其餘裙襖，鄉間最喜的大紅大綠，如今把淺色的染木紅、官綠，染來就是簇新，就得價錢。況且我又拿了去闖村坊，這些村姑見了無不歡天喜地，拿住不放死命要爹娘或是老公添，怕不趁錢？或是女人自買，越發好了。這生意斷是不捨，妳還在家為我一撐。」把這掌珠一團火消做冰冷。掌珠只可歎幾口氣罷了。

次日，於倫梳洗，去到盛氏房中間安。盛氏也告訴：「掌珠做生意手鬆，又做人情與熟人，嗔我說她。病時竟不理我。」

卻好掌珠也進房間安，於倫道：「適才聞得妳做生意手鬆，這不慣，我不怪妳。若做人情與熟人，這便不該。到病時不來理論，這便是不孝了。」

掌珠道：「這店我原道女人管不來，那長進的銀子不肯添，酒苦要添，若畢竟刀刀見底，人須不來。熟人不過兩個鄰舍，我也沒得多與他。至於病時，或是生意在手，又是單身，進裡面長久恐有失脫，畢竟又要怨我，遲些有之，沒個不理的事。」

於倫道：「妳若說為生意，須知生意事小，婆婆病大，便關兩日店何妨？以後須要小心服事。輕則我便打罵，重則休妳！」掌珠聽了，兩淚交流。欲待回家幾時，奈又與晚母不投，只得忍耐，幾日不與丈夫言語。

不上一月，周於倫貨完了起身，只得安慰母親道：「孩兒此去，兩月就回。母親好自寧耐。我已吩咐她，量必小心。」

又向掌珠道：「老人家，須不可與她一般見識。想她如何守我到今，豈可不孝順她？凡事看我面，不要記恨。」

掌珠道：「誰記恨來？只是她難為人事。」周於倫兩邊囑咐了再三，起身。

誰料這婦人道盛氏怪她做生意手鬆，她這番故意做一個死：一注生意，添銀的決要添，饒酒的決不肯饒，要賣不賣的，十主倒九不成。盛氏在裡邊見，怕打走了主顧，道：「便將就些罷。」

掌珠道：「省得丈夫回來道我手鬆折本。」盛氏知是回她嘴，便不做聲。一連兩三日，見當先一日兩數生意，如今二三錢不上。天熱恐怕酒壞，只得又叫她將就些。她便亂賣，低銀低錢也便不揀，便兩三遭也添。

盛氏見了心疼，晚間吃夜飯時道：「媳婦，我的時光短，趁錢只是妳們享用。這生意死煞不得，太濫泛也不得。死煞人不來，濫泛要折本。妳怎不顧妳們趁錢、折本，反與我憋氣？」

掌珠道：「初時要我做生意狠些，也是妳們，如今教我將就些，也是妳們。反又來怨帳，叫人也難。不若婆婆照舊去管店，我來學樣罷！」

到次日，她便高臥不起來。盛氏只得自去看店。她聽見婆婆出去，店中去了，忙起來且開了後門閒話。楊三嫂見了，道：「周親娘，一向難得見面！怎今日不管店走出來？」

掌珠道：「我不會做生意，婆婆自管店。」

楊三嫂道：「前日長孫來打酒，說妳做生意好，又興，怎不會得？要討苦吃。等她自去，妳落得自在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李二娘自家中走出來，道：「快活，快活！我吃這老厭物窩惱得不耐煩，今日才離眼睛。」

楊三嫂便道：「哪裡去了？」

掌珠道：「是什麼人？」

李二娘道：「是我家老不死，老現世阿公，七老八十還活在這邊。好意拿食去與他，他卻道咸道酸，爭多爭少，無日不碎聒管閒事，被我鬧了幾場，他使性往女兒家過活去了，才得耳朵邊、眼睛裡乾淨。」

掌珠道：「怕家公要怪。」

李二娘道：「家公怕他做什？他若好好來勸，還饒他打；他若幫來嚷，我便撞上一頭，只要吃鹽鹵、弔殺、勒殺，怕他不來求？求得我歇，還要半月不許他上床，極他個不要。」

楊三嫂道：「只怕妳先耐不住。」

掌珠聽了，歎口氣道：「我家老人家怎得她離眼？」

不期盛氏在店中坐地，只見來的，因掌珠連日手鬆，都要尋小親娘，生意做不成。只得去叫掌珠，哪裡肯來！聽她下了樓，又寂然沒個蹤影，只得叫阿壽看著店，自進裡面，卻是開著後門，人不見影。唯聞得後門外有人說笑，便去張看，卻是掌珠與這兩個鄰舍坐著說話。

盛氏不覺紅了臉道：「連叫不應，卻在這裡閒話！」掌珠只得立起身便走。這兩鄰正起身與盛氏廝喚，盛氏折身便入，竟不答應。

她進門便把掌珠數落道：「妳在我家做媳婦年把，幾曾見我走東家串西家？妳小小年紀，丈夫不在，不在家裡坐，卻在外邊亂闖。妳看這些人，有什好樣學？待妳丈夫回來，與他說一說該與不該？」

掌珠自知欠理，不敢回答。倒是這兩個鄰人惱了，道：「媳婦妳磨的著，我們鄰舍怎廝喚不回？又道我們沒有好樣，定要計議編擺她。」

數日之間，掌珠因盛氏詬罵，又怕丈夫回來得知，甚是不快。每日倒早起來開店做生意。若盛氏在外邊，自卻在裡邊煮茶做

飯，不走開去。

這日正早下樓來，只見李二娘來討火種，道：「連日聽得老親娘擊話，想是難過。」

掌珠道：「擊話罷了，還要對我丈夫說，日後還要淘氣。」

李二娘道：「怕她做什！徐親娘極有計較，好歹我們替妳央及她尋一計較，弄送她便了。」

正說間，恰好徐婆過來。李二娘道：「連日怎不見妳？」

徐婆道：「為一個桐鄉人要尋一個老伴兒。他家中已有兒子媳婦，不要後生，生長得出的；又要中年人，生得潔淨標緻的。尋了幾個，都不中意，故此日日跑。」

李二娘就把掌珠姑娘的事告訴他，道：「她婆婆不曉事，把我們都傷在裡邊。」

徐婆道：「腳在妳肚皮下，妳偏常走出來，不要睬她。嚷，與她對嚷；罵，與她對罵；告到官，少不得也要問我們兩鄰。」

掌珠道：「怕她對丈夫講，丈夫說要休我。」

徐婆道：「若休了去，我包妳尋一家沒大沒小，人又標緻，家又財主的與妳。我想妳丈夫原與妳過得好，只為這老厭物。若沒了這老厭物，妳就好了。我如今有一個計較：趁這桐鄉人尋親，都憑我作主的，不若將她來嫁與此人，卻不去了眼中釘？只是不肯出錢的。」

(李二娘道：「脫貨罷了！還求財？」)

掌珠道：「只是她怎肯嫁？」)

徐婆道：「她自然不肯，我自與那邊說通了，騙她去。」

掌珠道：「倘丈夫回來尋她，怎處？」

徐婆道：「至期我自教導妳，決不做出來。直待她已嫁，或者記念兒子，有信來，自身來，那時已嫁出的人，不是妳婆婆了。就是李二娘丈夫要與李二娘費嘴時，已過的事，不在眼面前娘，比妳會溫存枕邊的家婆自是不同，也畢竟罷了，妳自依我行。」

此時，掌珠一來怪婆婆，二來怕丈夫回來，聽信婆婆有是非，便就應承。

只見到了晚。盛氏先已上樓，掌珠還在那廂洗刮碗盞。只聽有人把後門彈了一聲道：「那人明日來相，妳可推病，等妳婆婆看店，他好來看。」掌珠聽了，也便上樓安息。

到五鼓，故作疼痛之聲。天明盛氏來看，卻見掌珠蹙了眉頭，把兩手緊揉著肚子在床裡滾。問她，勉強應一聲『肚疼』。

盛氏道：「想一定失蓋了，我衝口薑湯與妳。」便下去打點湯，又去開店。

將次已牌，一個人年紀約五十多歲，進來買酒，遞出五十個錢來，一半是低錢，換了又換，約莫半個時辰才去。不知這個人正是桐鄉章必達，號成之。在桐鄉南鄉住，做人極是忠厚。家中有兒子叫做章著，行二。家事盡可過。向販雲澤紬綾，往來蘇州。因上年喪了偶，兒子要為他娶親，他道：「我老人家了，娶什親！我到蘇州看有將就些婦人討個作伴罷。」來了兩次，小的忒老；老的忒老；標緻的不肯嫁他；他又不肯出錢；丑的他又不要。這番遇著徐婆，說起這樁親事，叫他來看。這章成之看她年紀雖過四十，人卻濟楚能幹，便十分歡喜。

窄窄春衫襯柳腰，兩山飛翠不須描。

雖然未是文君媚，也帶村莊別樣嬌。

便肯出半斤銀子。

徐婆仍舊乘晚來見掌珠，說：「客人已中意，肯出四兩銀子，連謝我的都在裡邊。」

掌珠道：「這也不論，只是怎得她起身？」

徐婆道：「我自計較。我已與客人說道，她本心要嫁，因有兒子、媳婦，怕人笑不像樣，不要你們的轎子迎接，我自送她到船。開了船，憑他了。料她守了一向寡，巴不得尋個主，決不尋死。好歹明早收他銀子，與她起身。」掌珠此時欲待不做，局已定了；待做了，年餘姑媳不能無情；又恐丈夫知覺，突兀了一夜。

才到天明，只聽得有人打門。推窗問時，道吳江張家，因姑娘病急心疼危篤，來說與婆婆。盛氏聽了，便在床上一轂碌爬起，道：「我說她這心疼病極凶的，不曾醫得，如何是好？」自來問時，見一漢子，道是他家新收家人張旺，桐鄉人，船已在河下。

掌珠吃了一驚，心中想道：「她若去，將誰嫁與客人？」

便道：「這來接的一面不相識，豈可輕易去？還是央人去望罷！」

盛氏道：「誰人去得？這須得我自己去。」

掌珠道：「這等，待我央間壁徐親娘送婆婆去。我得放心。」

便蹙來見徐婆道：「昨日事做不成了！古古怪怪的偏是姑娘病重來接她，攔又攔不住。只得說央及妳送她，來與妳計議。」

徐婆笑道：「這是我的計。銀子在此，妳且收了。」打開看時，卻是兩錠逼火。

徐婆道：「妳去，我正要送她交割與蠻子。」

掌珠回來道：「徐親娘沒工夫，我再三央及，已應承了。」便去廚下做飯，邀徐親娘過來，兩個吃了起身。盛氏吩咐掌珠，叫她小心門戶，店便晏開早收些，不要去到別人家去。又吩咐了阿壽。掌珠相送出門。

到了水次，只見一隻腳船泊在河邊。先有一個人，帶著方巾，穿著天藍綢道袍坐在裡邊。問時，道城中章太醫，接去看病的。

盛氏道：「閒時不燒香，極來抱佛腳！」忙叫開船。

將次盤門，卻是一隻小船飛似趕來。相近，見了徐婆，道：「慢去！」正是徐家來定。

徐婆問：「什緣故？」

來定道：「是妳舊年做中，說進王府裡的丫頭翠梅，近日盜了些財物，走了。告官，著妳身上要。差人坐在家裡，接妳回去。」

徐婆道：「周親娘央我送老親娘，待我送到便來，暫躲一躲著。」

來定道：「好自在生性！現今差人拿住了大舍，他到官，終須當不得妳！」

盛氏聽了道：「這等，親娘且回去罷。」

徐婆道：「這等，妳與章阿爹好好去。」便慌慌忙忙的過船去了。

那盛氏在船中不住盼望，道：「張旺，已來半日了，緣何還不到？」

張旺笑道：「就到了。」

日午，船中做了些飯來吃。盛氏道是女婿家的，也吃了些。將次晚了，盛氏著忙道：「吳江我遭番往來，只半日。怎今日到晚還不到？」

只見那男子對著張旺道：「你與她說了罷！」

張旺道：「老親娘，這位不是太醫，是個桐鄉財主章阿爹。他家中已有兒子、媳婦，舊年沒了家婆，要娶一個作老伴兒。昨日憑適才徐老娘做媒，說妳要嫁，已送銀十兩與妳媳婦，嫁與我們阿爹了。妳仔細看看，前日來買酒相你的不是他？我是他義男章旺，哪是什張旺！這都是妳媳婦與徐老娘布就的計策，叫我們做的。」

盛氏聽了大哭道：「我原來倒吃這忤逆婦嫁了。我守了兒子將二十年，怎今日嫁人？我不如死。」便走出船艙，打帳向河中跳。

不期那章成之忙來扯住，道：「老親娘不要短見！妳從我不從，我憑妳。但既來之，則安之。妳媳婦既嫁妳，豈肯還我銀子？就還我銀子，妳在家中難與她過活，不若且在我家，為我領孫兒過活罷了。」

盛氏聽了，想道：「我在家也是一個家主婆，怎與人做奶娘？但是回家委難合伙；死了，兒子也不知道，不若且偷生，待遇熟人，叫兒子來贖我。」

便應承道：「若要我嫁你，便死也不從。若要我領你孫兒，這卻使得。」正是：
在他矮簷下，誰敢不低頭？

只是想，自家苦掙家私，自家私囊也有些，都不能隨身，不勝悒悒。

徐婆回報，掌珠知道事已成，不勝歡喜，將那銀子分一兩謝了徐婆。又放心放膽買了些下飯，請徐婆、楊三嫂、李二娘一干。徐婆又叫她將盛氏細軟都藏了，裝她做跟人逃走模樣，丈夫來問，且說她到張家。計議已定。

不期隔得六七日，周於倫已回，買了些嘉湖品物孝順母親。跨進門來，只見掌珠坐在店裡。便問母親時，掌珠道：「張家去了。」

周於倫道：「上張家作什麼？」

掌珠道：「我那日病在樓上，婆婆在店中忽然走上樓道：「姑娘有病，著人接我，要去。」

我道家中無人，又沒人跟隨。婆婆定要去。我走不起，只得著徐親娘送到水次。如今正沒人接她。」周於倫道：「莫不妳與她有什口面去的。」

掌珠道：「我與她有什口面？他回你自得知。」

周於倫道：「這不打緊，明日我自去接。知道了。」

次日，打點了些禮，竟到吳江。姐夫不在，先是姐姐來見，道：「母親一向好麼？」

周於倫吃了一驚道：「母親七日前說妳病來接她，已來了。」

姐姐聽了，也便吃一個大驚。道：「何曾有這事？是哪個來接？」於倫道：「是隔壁徐親娘親送到水口的，怎這等說？」兩下驚疑。

於倫便待起身，姊姊定要留飯，於倫也吃不下。即趕回家，對著掌珠道：「妳還我母親！」

掌珠道：「你好沒理！那日你母親自說女兒病來接，就在房中收拾了半日，打點了一個皮箱，張家人拿了。我不放心，央徐親娘送去，出門時哪一個不見？」

只見徐親娘也走過來道：「皇天！這是我親送到船裡的。船中還有一個白胖的男人，方巾，天藍花綢海青，道是城中太醫。來拉的是什張旺。」又問鄰舍，道是真出門的。哪一個不道是『果然』！有的道是本日未天明，果然聽得人敲門來接；有的道，早飯時候的是穿是油綠綢襖、月白裙出門的。又問：「家中曾有人爭競麼？」道：「並不曾聽得爭鬧。」細問阿壽，言語相同。

周於倫坐在家中悶悶不悅，想道：「若是爭鬧氣不忿，畢竟到親着人家，我又沒有什親眷；若說有什人勾搭，她守我十餘年沒話說，怎如今守不住？」又到樓上房中看，細軟已都沒了，好生決斷不下。凡是遠年不來往親戚家裡，都去打聽問，並不曾去。凡城中城外廟宇、龜卜去處也都走遍。在家如癡如呆，或時彈眼淚，過了半個多月。

掌珠見遮飾過了，反來歎他道：「好漢子，娘跟人走！連我如今也疑心，不知你是周家兒子不是周家兒子？」氣得個周於倫越昏了。為體面不像，倒收拾了酒店，仍舊外邊去做生意。只是有心沒想，生意多不甚成。

一日轉到桐鄉，背了幾件衣服闖來闖去，闖到一個村坊。忽抬頭見一個婦女在水口洗衣服，與母親無二，便跑進前。那婦人已洗完，左手拿著衣服，右手提著槌棒，將去到一大宅人家。於倫定睛一看，便道：「母親！妳怎在這裡？」原來正是盛氏。盛氏見了兩淚交流，哽咽不語。正是：

大海橫風生紫瀾，綠萍飄泊信波翻，

誰知一夕洪濤息，重聚南洋第一灘。

半晌才道：「自你去後，媳婦怪我說她手鬆，故意不賣與人。叫她鬆時，她又故意賤賣。再說她時，她叫我自管店，她卻日日到徐婆家。我說了幾聲，要等你回來對你說。不料她與徐婆暗地將我賣到這章家。已料今生沒有見你的日子，不期天可憐見，又得撞見。不是你見我時，我被她借小姑病重賺我來時，眼目已氣昏了，也未必能見你。」

於倫道：「我回時，她也說小姑家接去。我隨到小姑家，說不曾到。又向各親眷家尋，又沒蹤影。不知小賤人合老虔婆用這等計策。」

盛氏又道：「我與媳婦不投，料難合伙，又被媳婦賣在此間做小伏低，也沒嘴臉回去見人。但只你念我養育你與守你的恩，可時來看我一看。死後把我的這把骨殖帶回蘇州，與你父親一處罷了。」言訖，母子大痛。

周於倫此時他主意已定了。身邊拿出幾錢銀子，付與母親，道：「母親且收著在此盤纏。半月之間，我定接妳回去。」兩邊含淚分手。

周於倫也就不做生意，收拾了竟回。心裡想道：「我在此贖母親，這地老虎決不肯信；回家去必竟要處置婦人，也傷體面。我只將她來換了去，叫她受受苦。」

回到家，照舊待掌珠。掌珠自沒了阿婆，又把這污名去譏諷丈夫，越沒些忌憚了。見他貨物不大賣去，又回得快，便問他是什緣故。

於倫道：「一來生意遲鈍，二來想妳獨自在家，故此便回。」

掌珠道：「我原叫你不要出去。若在家中，你娘也不得跟人走了。」於倫也不回她。

過了三日，道：「我當初做生意時，曾許祠山一個香願。想不曾還得，故此生意不利。後日與妳去同還，何如？」

掌珠道：「我小時隨親娘去燒香後，直到如今。便同你去。」

到第二日，催於倫買香燭，於倫道：「山邊買，只帶些銀子去罷了。」那掌珠巴明不曉。

第二日，梳頭洗臉，穿了件時新玄色花綢襖，燈紅裙，黑髻玉簪，斜插了一枝小翠花兒。打扮端正時，於倫卻又出去未回。

等得半日，把扇兒打著牙齒斜立，見周於倫來，道：「有這等鈍貨！早去早回。」

於倫道：「船已在河下了。」掌珠便別了楊三嫂、李二娘、徐親娘，吩咐阿壽照管門戶。兩個起身。

過了盤門，出五龍橋，竟走太湖，掌珠見了，道：「我小時曾走，不曾見這大湖。」

於倫笑道：「妳來時年紀小，忘了。這是必由之路。」到岸，於倫先去，道：「我去叫轎來。」竟到章家。老者不在，只他兒子二郎在家。

出來相見，周於倫道：「前月令尊在蘇州娶一女人回來，是卑人家母。是賤累聽信鄰人，暗地將她賣來的。我如今特帶她來換去，望二郎方便。」

二郎道：「這事我老父做的，我怎好自專。」

於倫道：「一個換一個，小的換老的，有什不便宜？」

章二郎點頭道：「倒也是。」

一邊叫他母親出來。見了兒子，道：「我料你孝順，決不丟我在此處。只是如今怎生贖我？」

於倫道：「如今我將不賢婦來換母親回去。」

盛氏道：「這等，你沒了家婆怎處？」

於倫道：「這不賢婦要她何用！」

須臾，看的人悄悄地回復二郎道：「且是標緻，值五七十兩。」二郎滿心歡喜，假意道：「令堂在這廂，且是勤謹和氣，一家相得，來的不知何如，恐難換。」

於倫再三懇求，二郎道：「這等，且寫了婚書。」於倫寫了，依舊復到船中去領掌珠。

掌珠正在船中等得一個不耐煩，道：「有你這樣人？一去竟不回。」

於倫道：「沒有轎，扶著妳去罷！」便把一手搭在於倫臂上，把鞋跟扯一扯上，上了岸。

走了半晌，到章家門首，盛氏與章二郎都立在門前。二郎一見，歡喜得無極。

掌珠見了盛氏，遍身麻木，雙膝跪下道：「前日卻是徐親娘做的事，不關我事。」

盛氏正待發作，於倫道：「母親不必動氣。」

對掌珠道：「好事，新人！我今日不告官府，留妳性命，也是夫妻一場。」掌珠又驚又苦，再待哀求回時，於倫已扶了母親，別了二郎去了。

烏烏切深情，閨幃誼自輕，

隋珠還合浦，和璧碎連城。

掌珠只可望著流淚，罵上幾聲『黑心賊』。

二郎道：「罷！妳回去反有口舌，不如在我家這廂安靜。」一把扯了進去。

於倫母子自回。一到家中，徐婆正在自家門首，看見她母子同回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早晨是夫妻去，怎到如今母子回？禁不得是盛氏告在那衙門，故此反留下掌珠，給還他母親，後來必定要連累我。」一驚一憂，竟成了病。

盛氏走進自房中，打開箱子一看，細軟都無，道：「她當初把女兒病騙我出門，一些不帶得，不知她去藏在哪邊？」

於倫道：「她也被我把燒香騙去，料也不帶得。」到房中看，母親的細軟一一俱在，她自己的房奩也在。外有一錠多些逼火，想是桐鄉人討盛氏的身銀，如今卻做了自己的身銀。於倫又向鄰人前告訴徐婆調撥他妻，把阿婆賣與人家做奶母。前時鄰人知道盛氏不見了，也有笑盛氏，道守了多年，畢竟守不過；也有的笑周於倫，道是個小烏龜。如今都稱贊周於倫，唾罵徐婆，要行公呈。一急，把徐婆急死了。

於倫又到丈人家，把前把事一說，道：「告官恐傷兩家體面，我故此把來換了，留她殘生。」

錢望濠道：「你只贖了母親罷，怎又把我女兒送在那邊？怎這等薄情！」終是沒理，卻也不敢來說。他後邊自到桐鄉去望時，掌珠遭章二郎妻子妒忌，百般凌辱，苦不可言。見了父親，只是流淚。父親要去贖她，又為晚妻阻擋，不得去。究竟被凌辱不過，一年而死。

這邊周於倫，有個三考出身做縣丞的仲德聞他行孝，就把一個女兒與他。